

试论吐蕃时期布达拉宫的建筑规模

强俄巴·次央^① 王清华^②

(^①西藏大学校办 ^②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西藏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西藏文明的象征。在一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布达拉宫的建筑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试图从吐蕃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中提取有关布达拉宫的零星记载,分析自吐蕃时期布达拉宫建筑规模的变化,为还原布达拉宫的原貌提供一些历史的线索和依据。

关键词 布达拉宫 吐蕃 规模

中图分类号 :TU-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2)02-086-05

耸立在红山上的布达拉宫,高 117 米,东西长 370 米,南北宽 110 米,共计 13 层,房屋一千多间,是西藏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式建筑群。它始建于公元 7 世纪,直到 1934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竣工,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规模宏大,气势辉煌的建筑。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布达拉宫从始建时的威严壮观到经受了战乱和自然灾害的破坏,直到被重建和扩建,其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红山上的早期建筑

布达拉宫坐落在 3700 米的红山上。据史料记载,红山上的早期建筑在公元七世纪时已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据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记载,藏王松赞干布继承王位后,曾思索造福雪域众生的途径,提到“昔我祖拉托托宁协(即拉托托日年赞)乃普贤之化身,曾住拉萨红山之巔。”^[1]

从以上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吐蕃第 28 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在位时,除了把今山南雍布拉

康作为王宫外,还在拉萨红山上建造了供其修行的临时居所。由于藏文史书里对其没有更多的记载,后来的扩建时也没有提到,因此,我们很难考证当时的建筑规模。但就其用途来推测,当时红山上的建筑应该比较小又很简陋,是一处天然的修行洞和住所。这可以说是史书上记载的红山上最早的建筑。

二、松赞干布建在红山上的宫殿

红山上最早的宫殿是由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主持修建的。他于公元 617 年^[2]出生于强巴弥久林宫,即现在的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沟地方。松赞干布于十三岁继承王位,并于十五岁时(即公元 631 年,藏历铁兔年)开始修建布达拉宫^[3],以布达拉宫作为自己的王宫,政权中心移往逻些(今拉萨)。据蒲文成先生考证,约于公元 633 年,松赞干布及随从离开吐蕃的发祥地——山南琼结,将政权中心迁到逻些。^[4]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座宫殿是在公元 633 年之前竣工的,也是红山上的

第一座宫殿。秦文玉在《布达拉宫之晨》中称这座建筑为“后来的布达拉宫的雏形”。^[5]

藏汉文史料对于这一时期布达拉宫的建筑规模记载很少。根敦群培先生所著《白史》载:“诸古传记中有说:法王当时所住之宫殿,为‘十一层白宫’。”即此时的布达拉宫为:“森康噶布(意为白宫),高十一层。”^[6]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称其为“庄严宫殿”。^[7]直到尼泊尔尺尊公主进藏,这个宫殿一直没有相关扩建的记载。

三、尺尊公主主持修建红山上的建筑

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后,先后派使臣前往尼泊尔和大唐请求联姻,希望通过联姻弘扬佛法。尺尊公主进藏后,“在红山宫与赞普松赞干布相会”,被封为王妃。不久公主发现:“王常于本尊前,献诸供养,并作祈愿,而不外出”,尺尊公主担心会有“边患之虞”,于是,向松赞干布提出“修建大城堡”的建议,^[8]经松赞干布同意后,开始扩建王宫,并于阳木羊年^[9]奠基。

对于尺尊公主扩建王宫一事,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和《西藏的观世音》(又名《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等文献都有详细记载,内容大致相同。如,《西藏的观世音》记载:

依山就势扩建的红山宫,俨然是一座雄伟的城邑,一道砖砌的四方城墙围绕着红山,虎狮二山雄踞其中。这道城墙长约一由旬(约合二十华里),高三十四(原文无量词)相当九层城堡那么高。九百九十九幢砖砌的红山殿宇,雕梁画栋,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金碧辉煌,牌坊耸立,蔚为壮观,其景观胜似天界之境;那一行行薄拘罗与如意树绿荫掩映,一排排白银镶嵌的窗棂上悬挂着珍珠璎珞,一串串奎铃随风摇动发出阵阵悦耳的声响,其景观一如人间之境;赞普数以千计的宫舍居高临下,宫顶上旗杆林立,彩幡飞扬,其景观犹如令人望而生畏的罗刹之境。这座城邑易守难攻,即使四方邻国举兵来犯,只需兵卒五人,一人在赞普宫顶瞭望,其余四人各把守一面城门,即可御敌于城下。在赞普宫殿的正南上方,建有一座栗特族人建筑式样的九层后妃宫殿,规模之大与赞普的宫殿不相上下。其内里胜似天界无量宫,外观犹如罗刹楞伽城。赞普与后妃的宫殿之间飞架着一座金银桥。在宫殿的东门外建造

了一处赞普的跑马场。其深有两人高,宽十八度(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长三百度。地基是用陶土、砖块和木板一层层铺成的,跑道两臂的栅栏上涂了色,上了漆,还装饰了许多珠宝,甚是富丽堂皇。跑起马来,一马奔驰便有万马奔腾之势。马蹄声声,一阵清脆悦耳,犹如会诵‘四谛’(释迦牟尼初转法轮所说总括一切生死涅槃因果、应取舍事之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此等四法,于圣智前,确定谛实,无错乱故,名曰四圣谛。)一阵铿然作响,放佛宣说‘法印’。(印证佛语的三种标志:即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和有漏皆苦)在这座宫宇叠砌,气势巍峨的城邑之中,宝库充盈,衣食丰裕,应有尽有,一派升平景象。城堡的东门叫‘虎门’,南门叫‘豹门’,西门叫‘德威门’,北门叫‘嘉冒神变门’。红山宫的如此情形及君臣事迹,在拉萨幻显神殿(大昭寺)西侧的墙壁上绘有壁画。^[10]

由此可见,此时修建的宫殿规模宏大。宫殿外有高高的城墙和四个高耸的大门,每个门上都有碉楼牌坊,东门外有赞普的跑马场,宫殿内约有上千间殿堂,宫殿上有显示威严的用丝带缠绕的刀刃和法器,松赞干布和尺尊公主各有自己的宫殿,“王与王妃宫之间架有一银桥以通往来”等。该资料还提到此时修建的宫殿被绘在了大昭寺的壁画上。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和上述资料的记载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该书中并没有提到将此建筑绘制在大昭寺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这幅壁画(见图1)至今还保存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内。



图1 绘制在布达拉宫白宫门廊内的7世纪的布达拉宫壁画

但是,对比文献记载和此壁画内容,仍然可以看出壁画内容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的地方。对此,有两点疑问:

第一,文献中提到的松赞干布与尺尊王妃宫殿

之间的银桥没有在壁画中体现。文献中记载,尺尊公主的宫殿在松赞干布宫殿的正南方,名曰“扎拉扎西宫”,其中,“扎拉”即“扎拉鲁浦”,“扎西宫”意为吉祥无量宫,在拉萨药王山。扎西宫是松赞干布专为尺尊王妃修建的宫院。^[11]所以,按照文献记载,在松赞干布王宫所在的红山到尺尊公主的宫殿药王山之间应该还有一座起连接作用的桥。

在西藏历史上,被称为吐蕃七贤臣之一的如莱杰时已经有了造桥的技术,“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12]如莱杰是布德贡杰时著名的大臣,也就是说到松赞干布时,建桥已经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时已经完全有建此桥的能力。而图片中没有出现此桥,所以壁画中所描绘的建筑可能不是尺尊公主主持修建的布达拉宫的原貌。

第二,关于红山和药王山之间的白塔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有关布达拉宫的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修建白塔,并且此时红山和药王山是连体的。白塔是在赤松德赞时才出现的。^[13]而对照壁画的内容来看,当时在红山和药王山之间已经出现了白塔。据此,很多人对尺尊公主修建宫殿存有质疑。

例如,藏文史籍《新红史》质疑道:“历史上是否确有过此宫堡尚难确定。”^[14]而根敦群培先生在《白史》中却把尺尊公主所建的这座宫殿称为“红色宫”,而且在该书第11页还记载“如是‘玛波日’(赤山)上,‘墀尊’所建筑之‘红色宫’,其顶上以箭矛等装饰,民众即依彼为样本建筑‘赞’之住址时,亦作为有箭矛等壮观之‘红色碉房’及建‘拉则’(山顶之石堆。注:即山顶通道处,垒石作堆,上插锦旗‘赛多区并插箭’在谒寺回路及寺前,崖象前等处)等,总之,‘赞’及‘赞波’二者之服饰、宫殿、头巾、旗帜等似皆为红色。”^[15]也就是说,后来“拉则”^[16]产生的渊源,以及当时赞普和王妃的服饰、宫殿、头巾、旗帜的颜色都为红色,都与尺尊公主时修建的宫殿有着必然的联系,再者,史籍《贤者喜宴》也称“此宫堡仿锡兰(今斯里兰卡)楞伽布日山而建”,称此殿名为赤兹红宫。^[17]因此,综上所述史料分析,虽然对尺尊公主修建的宫殿还存在一些疑虑,但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历史上确实有尺尊公主修建宫殿之事。至于壁画内容与文献记载不甚相符之处,一方面囿于当时的宫殿遗址已经不复存在,这座宫殿的规模是否为“九百九十九所,合顶上赞普寝宫共计宫室千所”^[18],已经无从考证。另一方面,这幅壁画可能沾上了绘制时期(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宗教至上的浓厚色彩。

该壁画所描述的宫殿虽不是如《西藏的圣观音》一书所说:“尺尊公主所建造的宫殿”^[19],但其规模和样式大致与文献记载相符。至于上文提到的“桥”和“白塔”,应该是在尺尊公主之后才改变的。据藏族民间故事和藏文史籍《贤者喜宴》的记载,上述“桥”和“白塔”应与金城公主有关,详见下文叙述。

四、文成公主进藏后的布达拉宫

据汉文史书《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贡币求婚,帝不许。”^[20]于是,松赞干布派大相噶尔·东赞域松携黄金宝物前去长安求亲。唐太宗诏令唐代著名人物像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俩所绘《太宗步辇图》和《文成公主降蕃图》,真实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惜《文成公主降蕃图》早已失传,仅有《太宗步辇图》(见图2)尚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成为唐蕃画卷中的珍品。



图2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

(图右坐者为唐太宗李世民,左第二人为吐蕃请婚使者噶尔东赞)

汉文史书还记载:“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21]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22]这是吐蕃时期布达拉宫的又一次扩建,即专为文成公主修建之宫殿。

公元642年,文成公主进藏抵达逻娑(拉萨),“卧塘湖畔树林边,木车陷于沙砾中,同时发生地震,驮畜尽皆倒下。”有学者考证:“这是西藏最早的地震记载”。^[23]由于文成公主携带的释迦牟尼像在

车上,只好在车的周围支起帷幔,就地供奉。文成公主也暂栖卧塘旁沙地柳林帷幔中。一个月后,松赞干布迎请文成公主从东门进入布达拉宫^[24]。吐蕃各位大臣相互施礼,陪同太宗皇帝的特使、护送文成公主的江夏王李道宗来到红宫扎西赞果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25]秦文玉说,当年宫殿的形象和规模为红山内外有三道城墙,城垣中心是文成公主的五层楼宫殿。三组宫殿群共有九百九十九间宫室,加上顶端的一间,共计一千间。^[26]嘉措顿珠在《布达拉宫志》中说,松赞干布兴佛于吐蕃,文成公主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二人于红山顶上筑一修行洞事佛,名曰法王修行洞。其上筑一佛堂,供奉松赞干布的本尊圣洛给夏然像(即圣观世音自在菩萨的变像)。相传,此佛像非人工雕塑,乃为自然现身的佛像,故尊贵无比。^[27]一千三百多年来,它成为布达拉宫的主供佛像,是布达拉宫所藏万宝中的唯一镇宫之宝。也就是说,此时的宫殿比尺尊公主时又多加文成公主的一座宫殿,保存至今的法王洞就是当时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居住和修行的场所。

五、赤松德赞时的布达拉宫

综上所述,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布达拉宫经过三次扩建,成为了当时规模宏大、气势恢弘的一座建筑。到松赞干布晚年,他一直居住在莫冈卧赛宫^[28](位于墨竹工卡境内)。由于长期征战,赞普长时期都住在牙帐之中。松赞干布之后的几代赞普基本都是居住在墨竹工卡的扎马宫(即甲马沟)和山南附近。布达拉宫几近闲置,没有再扩建的记载。

直到赤祖德赞时期,才在红山上修建了一座佛塔,与药王山上的塔相对应,并用铁索桥把二者牵连起来,这被认为是联通两山的龙脉。后来,又在两山之间的通道上修起一座白塔。这座白塔在后世不断增修。高高耸起的白塔地洞,成为进入拉萨的人和车马穿行的通道。久而久之,人们便称白塔为拉萨都城的西大门,两边的红山和药王山犹如坚固的城墙。相传,红山建塔与药王山上的塔用铁索连接起来,以及在二山通道处修建白塔,与藏妃那南氏希当抢夺金城公主所生赤松德赞,以及王子“能步喜宴”,认出生母金城公主的故事有关。藏学界对这个故事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29]

至此可见,插图1描绘的应是赤松德赞时期的布达拉宫大致规模。

结语

吐蕃时期布达拉宫的规模变化大致为:拉托托日年赞时期所建红山上的修行处、松赞干布迁都后所建的王宫、尺尊公主进藏后增建的王宫、松赞干布专为文成公主所修建的宫殿,以及赤松德赞时期红山和药王山之间修建的白塔五个历史阶段。从中可以看到与之相关联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中包括:拉托托日年赞时期佛教在西藏的初传史话,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政权中心的迁移,吐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吐蕃与大唐和尼泊尔的联姻,赤松德赞时期红山和药王山之间白塔的建筑史等。

正如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应”。同样,布达拉宫的修建是由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这座建筑的“生”与“死”的地位变化正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应。吐蕃时期创建的布达拉宫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通过分析吐蕃时期重要历史事件,我们仍然会发现布达拉宫这座古建筑在传承西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注释

- [1] [8] [11] [18]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40-41,58,184(注释342),148(注释347),58.
- [2] 史学界对松赞干布的生卒年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赞同公元617年。
- [3] 姜怀英,噶素·彭措朗杰,王明星.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5.
- [4] 蒲文成.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J].西藏研究,1983(4):92-106.
- [5] [26] 秦文玉.布达拉宫之晨[G]//国风文丛·西藏卷.王曾祺,丹珠昂奔.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155.
- [6] [15] 根敦琼培.白史[M].法尊法师,译.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12,11.
- [7] [25] [28]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M].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92,108.
- [9] 即乙未年。《智者喜宴》说松赞干布壬辰年十六岁,娶尼泊尔公主,推算则应为贞观六年632年,乙未年应是贞观九年635年。
- [10] [19] [印]阿底峡尊者发掘.西藏的观世音[M].卢亚军,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143-145,143.
- [12]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4):34.

- [13] 傅崇兰. 拉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14] 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M].黄颢,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108. 注释[11].
- [16] “拉则”是藏区山口、山坡、主峰、边界等处用石、土石所堆砌的石堆,其上插有长竹竿、长箭、长木棍、长矛,还拴有经幡。有关“拉则”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更敦群培认为“拉则”源于赞普时代。松赞干布时在红山上修建了红宫,在宫顶插有箭,作为装饰。后来百姓在赞普住地,插箭做为权威的象征。从此成为习俗。
- [17]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三[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2):19.
- [20] [后晋]刘煦.旧唐书·吐蕃上(卷一九六,吐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1.[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吐蕃上(卷二一六,吐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73.
- [21]《吐蕃传·地名考释二》所云柏海,当是今果洛州西界玛多县的鄂陵湖。沿湖诸丘陵,海拔全在四千公尺以上高寒无乔木,但生卷柏,盘偃于山石间,故唐人称之为“柏海”。地当河源,草原辽阔,有哈姜海池,纵横千里间蕃民所仰给。水草丰茂,有卷柏为燃料。故为当时吐蕃北界重地。
- [22] [后晋]刘煦.旧唐书·吐蕃上[M],卷一九六,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1-5222.[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吐蕃上[M],卷二一六,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6074.
- [23] 高建国.西藏古代科学技术大事年表[J].西藏研究,1984(3).
- [24] [古印度]阿底峡尊者发掘.柱间史——松赞干布的遗训[M].卢亚军,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26.
- [27] 嘉措顿珠.布达拉宫志[J].西藏研究,1991(3).
- [29] 傅崇兰.拉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65-66.
- 京:中华书局,1975.
- [2]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吐蕃上(卷二一六,吐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4).
- [4]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5] 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M].黄颢,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 [6] [印]阿底峡尊者发掘.西藏的观世音[M].卢亚军,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 [7] 根敦琼培.白史[M].法尊法师,译.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
- [8]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M].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
- [9] 秦文玉.布达拉宫之晨[G]//国风文丛·西藏卷.王曾祺,丹珠昂奔.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 [10] 傅崇兰.拉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11] 蒲文成.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J].西藏研究,1983(4).
- [12] 霍巍.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之举与历史性转折——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
- [13] 嘉措顿珠.布达拉宫志[J].西藏研究,1991(3).
- [14] 姜怀英,噶素·彭措朗杰,王明星.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15] 达瓦,阿贵.论拉萨古地名中的美化历史地名现象[J].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2).
- [16] 高建国.西藏古代科学技术大事年表[J].西藏研究,1984(3).

参考文献

- [1] [后晋]刘煦.旧唐书·吐蕃上(卷一九六,吐蕃上)[M].北

A Discussion on the Building-size of the Potala Palace in the Tubo Dynasty

Tseyang Changngopa^① Wang Qinghua^②

(①The President's Office, Tibet University ②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The Potala Palace, the world-famous building, is a landmark and a symbol of civilization in Tibet. In its over 1000-year history, the Potala Palace has changed tremendously in size.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the Potala Palace's size in the period of the Tubo Dynasty by referring to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palace found in the records of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so as to provide historical clues and basis for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Potala Palace.

Key Words: the Potala Palace; the Tubo Dynasty; size

[责任编辑 蔡秀清]